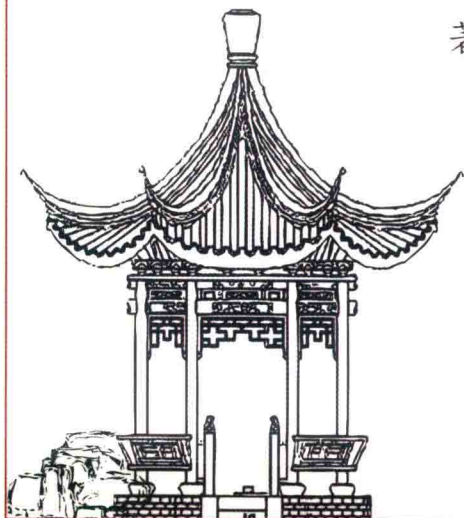


绿牡丹



【清】二如亭主人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绿

牡

丹



【清】二如亭主人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绿牡丹 / (清) 二如亭主人著. — 北京 : 华文出版社,

2018.2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

ISBN 978-7-5075-4848-8

I. ①绿… II. ①二…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06778号

绿牡丹

著 者: (清) 二如亭主人

责任编辑: 吴 晶 刘超平

特约编辑: 吴 霜

装帧设计: 格林文化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bs.com.cn>

投稿邮箱: hwb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39 责任编辑 010-58336222

发行部 010-58336270 010-5624915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51千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4848-8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所谓“古典小说”云者，其义有二焉：一曰，但凡古代之小说，皆可谓之“古典小说”；一曰，但凡技法未受泰西影响之小说，亦可谓之“古典小说”。然此特就今人之观念言之耳。

揆诸坟典，“小说”一词，出自《庄子·外物篇》，其言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由此观之，庄子所谓“小说”，不过琐屑之言，以其无关道术，故以小说名之耳。

炎汉成、哀之世，刘向、刘歆父子典校秘书，检讨百家学说，取桓谭《新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治家，有可观之辞”之意，把《伊尹说》《鬻子说》诸书，归为“小说家”之书，而《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继之。夷考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语出《汉志》），此亦非后世之小说也。

唐修《隋书》，其《经籍志》立论本诸《汉志》，以小说为“街谈巷语之说”（《隋书·经籍志》语）。当此之时，小说之名虽同，而其类目稍广，举凡《燕丹子》《世说》《述说》之属，皆可入诸小说名下。

后晋修《唐书》，其《经籍志》立论与《隋志》无异，以《博物志》隶小说，此为“神异志怪之书”入小说之始。

天水一朝，欧阳文忠公撰《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以《列异传》《甄异传》《续齐谐记》《感应传》《旌异记》等“史部·杂传类”之书移于“小说类”。至是，小说之部类日繁。

及元脱脱修《宋史》，《艺文志·小说类》承《新唐志》之旧而增广之。

明胡应麟以小说繁夥，派别滋多，于是综核大凡，分小说为六类：一曰“志怪”，一曰“传奇”，一曰“杂录”，一曰“丛谈”，一曰“辩订”，一曰“箴规”。至此，小说一类已蔚为大观，脱《汉志》“街谈巷语”之成规。

清修“四库”，《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别小说为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而又损益之。考诸《提要》，则损益可知：一曰，进“丛谈”“辩订”“箴规”为“杂家”；一曰，隶《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于小说。小说范围，至是乃稍整洁矣。其分目虽殊，而论述则袭诸旧志。

曩者宋元明清之史志，难觅“平话”“演义”之书，此特士夫习气，鄙其为末流所使然也。史家成见，一至于斯。今人刻书，自当脱古人窠臼。

说部诸书，以文体分，有“白话”“文言”之别；以体裁分，有“话本”“传奇”“演义”之别；以内容分，有“佳话”“世情”“侠义”“家将”“神魔”之别。细玩其文，既有劝世之良言，亦有“诲淫诲盗”之糟粕，而抉择去取，转成读说部书之第一要务。以此之故，我社特于说部诸书择其精者，辑之而为“中国古典小说丛书”，凡百余种。

然说部之书浩如烟海，其精者又何限于区区百十之数？此次出版，难免遗珠之憾。然能俾读者因之而省择取之劳，进而得窥说部精要，示人以津梁，则尚不违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丛书”之初心。

说部之书，多出自书坊，脱误错乱，在所难免，故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外，尚需广施校讎，始得成其为可读之书。以此之故，我社多方搜罗以定底本，精排其版以美其观，躬自校讎以正讹误，然后付诸枣梨，装订成书，以飨读者。

限于编者学力有限，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广大方家、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斧正。凡能指出书中一二谬误者，皆为吾师，吾人不胜感激之至。

华文出版社编辑部

2017年10月26日

目 录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001
第二回	
王公子桃花坞游春·····	008
第三回	
骆宏勋命余谦硬夺把戏·····	014
第四回	
花振芳求任爷巧作冰人·····	020
第五回	
亲母女王宅显勇·····	025
第六回	
世弟兄西门解围·····	031
第七回	
奸兄为嫡妹牵马·····	037
第八回	
义仆代主友捉奸·····	041
第九回	
贺氏女戏叔书斋·····	045
第十回	
骆太太缚子跪门·····	050

第十一回	
骆宏勋扶柩回维扬·····	055
第十二回	
花振芳救友下定兴·····	060
第十三回	
劫不义财帛巴氏放火·····	065
第十四回	
伤无限天理王姓陷人·····	070
第十五回	
悔失信南牢独劫友·····	076
第十六回	
错杀奸西门双挂头·····	082
第十七回	
骆母为生计将本起息·····	088
第十八回	
余谦因逞胜履险登高·····	093
第十九回	
十字街前父跑马·····	097
第二十回	
四望亭上女捉猴·····	101
第二十一回	
释女病登门投书再求婚·····	105
第二十二回	
受岳逼翻墙行刺始得妻·····	111
第二十三回	
中计英雄龙潭逢杰士·····	117
第二十四回	
酒醉佳人书房窥才郎·····	123

第二十五回	
书房比武逐义士·····	128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圣僧·····	132
第二十七回	
自安寻友三官庙·····	137
第二十八回	
振芳觅婿龙潭庄·····	141
第二十九回	
宏勋私地救孀妇·····	146
第三十回	
天鹏法堂闹问官·····	150
第三十一回	
为义气哄堂空回龙潭镇·····	155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离家二闹嘉兴城·····	160
第三十三回	
长江行舟认义女·····	165
第三十四回	
龙潭后生哭假娘·····	169
第三十五回	
鲍家翁婿授秘计·····	174
第三十六回	
骆府主仆打擂台·····	178
第三十七回	
怜友伤披星龙潭取妙药·····	182
第三十八回	
受女激戴月维扬复擂台·····	186

第三十九回	
父女擂台双取胜·····	191
第四十回	
师徒下山抱不平·····	196
第四十一回	
离家避奸劝契友·····	201
第四十二回	
惹祸逃灾遇世兄·····	206
第四十三回	
胡金鞭开岭送世弟·····	210
第四十四回	
贺世赖歇店捉盟兄·····	215
第四十五回	
军门府余谦告状·····	220
第四十六回	
龙潭庄董超提人·····	225
第四十七回	
花振芳两铺卖药酒·····	229
第四十八回	
鲍自安三次捉奸淫·····	233
第四十九回	
鲍自安携眷迁北·····	238
第五十回	
骆宏勋起解遇仇·····	243
第五十一回	
施茶庵消计放火援兄友·····	247
第五十二回	
四杰村余谦舍命救主人·····	251

第五十三回	
巴家寨胡理怒解隙·····	255
第五十四回	
花老庄鲍福笑审奸·····	260
第五十五回	
宏勋花老寨日娶双妻妾·····	264
第五十六回	
自安张公会夜宿三站儿·····	268
第五十七回	
张公会假允亲事·····	273
第五十八回	
狄王府真诉苦情·····	277
第五十九回	
忠臣为主礼隐士·····	281
第六十回	
奸臣代子娶煞星·····	286
第六十一回	
闹长安鲍福分兵敌追将·····	290
第六十二回	
夺潼关胡理受箭建大功·····	294
第六十三回	
狄钦王率众迎幼主·····	298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登位封功臣·····	302

第一回

骆游击定兴县赴任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这首《西江月》传言，世上不拘英雄豪杰、庸俗之人，皆乐生于有道之朝，恶生于无道之国，何也？国家有道，所用者忠良之辈，所远者奸佞之徒。英雄得展其志，庸愚安乐于野。若逢无道之君，亲谗佞而疏贤良，近小人而远君子。怀才之士，不得展示其才，隐姓埋名，自然气短。即庸辈之流，行止听命于人，朝更夕改，亦不得乐业，正所谓“宁做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今闻一个故事，亦是谗佞得意，权得国柄；豪杰丧志，流落江湖，与这首《西江月》相合。说这故事出在哪朝哪代？看官莫要着急，等我慢慢写将出来。

却说大唐高宗殿下大太子庐陵王不过十几岁，不能理朝政。皇后武氏代掌朝纲，取名则天，生得极其俊秀，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甚是聪明，多有才干，凡事到面前，不待思索，即能判断。他是上界雌龙降生，该有四十余年天下，纷纷扰乱大唐纲纪。只有一件，不大长俊，淫心过重，倍于常人，一朝若无男子相陪，则夜不成

寐。自高宗驾崩，朝朝登殿理事，日与群臣相聚，遂私通于张天佐、张天佑、薛敖曹等一班奸党。先不过日间暂为消遣，后来情浓意洽，竟连夜留在宫中。常言道：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朝内文武官员，哪个不知，哪个不晓？但此事关系甚大，无人敢言。武后存之于心，难免自愧。只是太子一十二岁，颇晓人事，倘被知道，日后长成，母子之间难以相见。遂同张天佐等将太子贬赴房州为庐陵王，不召不许入朝。又加封张天佐为左相，天佑为右相之职。朝中臣僚，唯有薛刚父子耿直，张天佐等常怀恐惧。适因薛刚惹出祸来，遂暗地用力，将薛家满门处斩。只逃走了薛刚同弟薛强、子薛魁、侄薛勇，兄弟叔侄四人奔至山林。后来庐陵王召入房州，及回国之日，封薛刚大元帅，薛勇正先锋。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且说广陵扬州，有一人姓骆，名龙，字是腾云，英雄盖世，武艺精强。由武进士出身，初任定兴县游击之职，携妻带子同往定兴县上任。老爷夫妇年将四旬，只生一位公子，那公子年方一十三岁，方面大耳，极其魁梧，又且秉性聪明，膂力过人，老爷夫妇爱如珍宝，取名宾侯，字宏勋。还有一个老家人之子，姓余名谦，父母双亡，亦随老爷在任上，与公子同庚，也是一十三岁。老爷念他父母素昔勤劳，只生了一个娃子，倒甚爱惜他。那余谦生来亦是方面大耳，虎背熊腰，极有勇力，性情好动不好静，闻得谈文论诗，他便愁眉蹙额；听说抡枪弄棒，他就侧耳倾听。虽是一十三岁，小小年纪，每与大人赌胜，往往倒输与他，所以人呼他一个外号，叫做“多胳膊余谦”。老爷叫他同公子同学攻书，闲时叫二人习些枪棒。公子与余谦食则同桌，寝则同床，虽分系主仆，情同骨肉。老爷到任之后，少不得操演兵马，防守城池。武职之中，除演兵之外，别无他事，倒也清闲。这老爷声名著于外，多有人投在他门下习学枪棒。今有一人，系本县富户，姓任名正千，字威远。其人黑面暴眼，相貌凶恶。十四岁上，父母双亡，上无兄弟，下无姐妹，幸得有个老家人主持家业，请师教小

主人念书。这官人生来专好骑马射箭，抡剑弄刀，文章亦是不大留心，各处访师投友，习学武艺。及至二十余岁间，稍长胡须，其色红赤，竟是个黑面红须，其相之恶，赛过尉迟恭几分，故此呼之“赛尉迟”。因他相貌怪异，人家女子都不许配他。他立志只在武艺上讲究，这件事倒也不在意下，所以，二十余岁尚是只身独自。日间与人讲拳论棒，甚是有兴，夜来孤身自眠，未免有些寂寞。正是：

饱暖思淫欲，饥寒生盗心。

于是，往往同几个朋友，向那烟花巷内走动，非止一日。那日会见一个妓女贺氏，遂与他有缘。任正千乃定兴县一个富户，其心甚喜，加倍温存。任大爷实难割舍，遂不惜三百金之费，在老鸨手内赎出，接在家内为妻。那贺氏生性伶俐，到家无事不料理。他有个嫡亲哥子，贺氏在院内之时，他亦住在院中端茶送酒。及贺氏从良任门，在任正千面前每每说起：他极有机变，干事灵巧。任正千看夫妻之情，即道：“我家事务不少，既是令兄有才，请来我家管分闲事，一则令兄有以糊口，二则兄妹得以长聚，岂不两便！”贺氏闻言，感谢大爷之情。于是兄妹俱在任府安身。你说那贺氏之兄是何等人物？其人名世赖，字国益，生得五短身材，极有机变，正是：

无笑不开口，非谗不尽言。

见人不笑不说话，只好财钱，善于取财。若逢有钱之事，人不能取，他偏能生法取来；就受些须羞辱，只要有钱，他总不以为耻。他一入任大爷之门，小心谨慎，诸事和气，任府上下无有一人不喜他，任大爷也甚喜欢。过了年余，任大爷性格脾气，他却晓得了。逢任大爷不在家时，他瞒了妹子走出，与三朋四友赌起钱来。从来说，赌账

神仙输，哪个赢的？把自己在任大爷家一年积下的十二金尽皆输尽。后来在妹子跟前只说买鞋子、袜子、做衣服无有钱钞，告借些须。贺氏看兄妹之情，不好相阻，逢借之时，或一两，或八钱与他。那贺世赖小运不通，赌十场输八场，就是妹子此后一两、八钱也不济事，况又不好今日借了明日又借。外边欠账要还，家内又不便先借，出于无奈，遂将任大爷客厅、书房中摆设的小景物件，每每藏在袖内拿出，变价还人。任正千乃是财主，些须之物，哪里检点。不料贺世赖那一日输得大了，足要大钱三千文方可还账，小件东西不能济事，且是常拿惯了，胆便比从前大些。在客厅、书房往来寻觅，忽然，条桌底下有一大铜火盆，约重三十余斤，被他看见，心中暗想：“此物还值得四五两银子，趁此无人，何不拿去，权为卖了？”于是撩衣袖，将火盆提起往外便走。合当有事，将至二门，任大爷拜客回来撞见，问道：“舅爷！拿火盆做什么？”贺世赖一见，脸有愧色，连忙回道：“我见此盆坏了一只脚，故此拿去命匠人修整，预为冬日应用。”任正千见贺世赖言语支吾，形色仓皇，所谓做贼心虚，即走过来将火盆上下一看，见四只脚皆全，并未坏一只，心中大起猜疑。即刻到客堂、书房查点别物，小件东西不见了许多。任大爷心急如火，哪里容纳得住，将贺世赖叫过来痛责一番，骂道：“无品行，不长俊，我以亲情相待，各事相托，你反偷盗我家许多物件。若不看你妹子分上，该送官究治！你今作速离我之门，永不许再到我家。”说罢，怒狠狠往后去了。见了贺氏，将此事说了一遍。贺氏闻言，虽惜哥哥出去无有投奔，但他自作孽，也不敢怨任大爷无情。说道：“他自不长俊，敢怨谁来！”口中虽是如此答话，心中倒有个兄妹难舍之情。

由此，贺世赖出了任大爷之门。从来老羞便成怒，心中说道：“我与你为郎舅之分，就是所做不是，你也该原谅些须，与人留个体面；怎地今有许多家人在此，就如此羞辱于我！”暗恨道：“任正千，任正千呵！只要你轰轰烈烈一世，贺世赖永无发迹便了，倘有一日侥

幸，遇人提拔一二，那时稍使计谋，不叫你倾家败业，誓不为人！”此乃是贺世赖心中之志，按下不言。

再表任大爷闻骆老爷之名，就拜在门下执贽。骆老爷见他相貌怪异，声音洪亮，知他后来必有大用；又兼任大爷诚心习学，从不懈怠，骆老爷甚是欢喜，以为得意门生。这老爷所教门生甚多，只取中两个门生。向日到任之时，有山东恩县胡家庄一人，姓胡名珽，字曰商，惯使一支钢鞭，人都呼他“金鞭胡珽”，曾来广陵扬州，拜在门下习学武艺。一连三载，拳棒精通，拜辞回去。老爷甚是爱他，时常念及。今日又逢任大爷，师生相投，更加欢悦。只是任大爷朝朝在骆老爷府内习学，往往终日不回，食则与骆宏勋同桌，余谦在旁伺候，安寝与公子同榻。二人情投意合，虽系世兄世弟，而情不异同胞。

老爷一任九年，年交五十，忽染大病，卧床不起。公子同余谦衣不解带，进事汤药。任大爷见先生卧病在床，亦不回宅，同骆公子调治汤药，曲尽弟子之心。谁知老爷一病不起，服药无效，祈神不灵。正是：

阎王注定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

老爷病了半月有余，那夜三更时分，风火一动，呜呼哀哉！夫人、公子哀痛不已，不必深言，少不得置办衣衾棺槨，将老爷收殓起来，停柩于中堂，任大爷也伤感一番，遂备祭礼拜祭老爷，就在府中帮助公子料理事务。三日之后，合城文武官员都来吊奠。逢七，请僧道诵经打醮，自不必言。正是：

光阴似箭催人老，日月如梭迫少年。

倏尔之间，已是终七。闻得京中补授游击，新老爷已经辞朝，即

日到任。夫人与公子计议：“新官到任，我们少不得要让衙门。据我之意，不若择日起柩回南，省得又迁公馆，多了一番经营。”公子道：“母亲之意甚是。但新官到任时催迫我们回南，其奈路途遥远，非可朝发而夕至；就是起柩，未免仓促慌忙。依孩儿想来，还是暂借民宅居住，将诸事完备齐全，再择日期起柩，方无拮据失措之事。请母亲上裁。”母子计议之时，任大爷亦在旁，乃接口道：“世弟之言极是，师母大人不必着急，门生舍下空房甚多，即请师母、世弟，将师尊灵柩迁至舍下外宅停放，慢慢回南，未为迟也。不知师母、世弟意下如何？”夫人、公子称谢，说道：“多承厚意，甚得其便。但恐造府，未免动烦贤契，于心不安，如何是好？”任大爷道：“说哪里话来，蒙师受业，未报万一；师尊乘鹤仙游，门生之心抱歉之至。今师母驾迁舍下，师尊柩前早晚得奉香火；师母之前，微尽孝意，此门生之素志也，不必狐疑。”夫人、公子谢过。任大爷遂告辞还家，令人将自己住的房后收拾洁净，另外开一大门，好抬老爷的灵柩。任大爷同贺氏大娘住中院。不讲任大爷家内收拾。

且说骆公子家中细软物件，并桌椅条几，亦有人往任大爷家搬运。不止一日，东西尽已运完，择日将老爷灵柩并合家人口俱迁移过来。老爷灵柩进宅之后，仍将新开之门垒塞。骆公子出入与任老爷竟是一个大门。贺氏大娘参拜骆太太，宏勋拜见世嫂，任大爷又办祭礼祭奠老师，再备筵席款待太太、公子。以后日食，任大爷不要骆太太另炊，一日三餐，俱同贺氏大娘陪着。且喜骆太太并无多人，只有太太、公子并余谦主仆三人。公子与任大爷投机相好，食则同食，行则同行，至晚安寝亦是同榻，朝夕不离，真如同胞兄弟一般，从无彼此之分。贺氏大娘与骆太太也相宜，三餐茶饭全不懈怠。太太、公子每欲告辞回南，任大爷谆谆款留，骆公子亦不忍忽然便去，所以在任大爷家一住二年。

那年春季三月，桃花开放之期，定兴县西门城外十里之遥，有一

所地名曰“桃花坞”，其地多种桃花。每年二三月间，桃花茂盛，士人君子，老少妇女，提瓶抬合，携酒往看，多来此游玩。任大爷吩咐家人置备酒肴，遂请公子游玩；又吩咐贺氏大娘，亦请太太同行。于是两轿两马带着余谦，向桃花坞而来。骆宏勋马到其间，抬头一看，真乃好个所在，话不虚传。怎见得好景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